

中国历代

奇案

铜沛行人

了了村童

著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

下册

中国历代奇案（下）

铜沛行人
了了村童 著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目 次

上册：

- 1 纣王拘杀三公案 (1)
- 2 国君受审 (40)
- 3 舍子救孤 (64)
- 4 强项令 (108)
- 5 木腹人胎 (143)
- 6 真假难辨 (177)
- 7 七星楼 (216)
- 8 “绿珠”怨 (262)
- 9 王可久失妻 (282)
- 10 刑场解冤 (323)
- 11 无头女尸之谜 (331)
- 12 牛！牛！牛！ (352)
- 13 学识辨伪 (364)
- 14 奇中奇又奇 (371)
- 15 严蕊蒙冤 (385)
- 16 “六十六”疑案 (411)

下册：

- 1 朱元璋杀婿 (445)

2	宫室采露女	(478)
3	三两银子	(495)
4	严世藩陷害袁太守	(513)
5	谜外之谜	(545)
6	黄宗羲锥击阉党	(555)
7	四命奇冤	(587)
8	钱塘冤海	(604)
9	曾、吕文字案	(654)
10	白衣庵凶杀案	(694)
11	和尚诈尸	(729)
12	毛驴牵线	(796)
13	情恨	(837)
14	一箭双雕	(883)

朱元璋杀婿

社会政治最忌没有法度，又忌有法不依，执法不严。法律制定之后，执法者若以各种人事关系对犯法者宽贷，整个社会就无法治理了。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对犯了走私罪的女婿是严格执法还是宽容放纵？这成了明朝能否长治久安的大事。在处理此案时，朱元璋堪称英明，有一定史鉴价值。故事见《明史·太祖本纪》等多种史籍，后世也多有书刊涉及，且广为流传。

明朝洪武十五年八月，一种不祥的气氛笼罩在皇宫上空。京城金陵后宫正殿里，一扫昔日的欢愉，人们出出进进，脸色庄严，煞是紧张、忙碌而又肃穆。

若问为了何事？

原来皇后病危，前来探视的人们心情沉重，情绪忧戚。

皇后姓马，叫马秀英，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结发之妻，从小在家务农，后随义父郭子兴在队伍中奔走行进，所以没有缠足，是天足，所以又有人给她送了一个绰号，叫马大脚。朱元璋打下天下，做了皇帝，封她为皇后。如今一晃十五年过去了，五十一岁

的马皇后终因操劳过度，今年六月病了，一病两个月，看病吃药，却总是不见好转，这不，在京的儿女们和上将大臣们都来看她，都想在她临终之前跟她见上一面，说上几句话，以表示自己的慰问和亲近。特别是有皇帝在场的时候，能听到皇后跟皇帝说到在场的人，有什么嘱托之类的话，就更加难得和欣慰了。

马皇后从睡梦中睁开眼，看见满殿堂都是人，强打精神说：“谢谢你们了，你们都回去吧，我不要紧的，说不定再过三天五日，就能下地了……”她脸上虽然带着笑容，声音却低缓无力，目光也板滞得很。

听了马皇后的话，儿女们和将臣们却仍然站在病榻前，没有一个离去的。他们都在沉思，忧虑，预感到马皇后刚才说的“下地”不是好兆头，而是一种不祥之兆：下地走路了？不是哩，是下地入土为安呀！

皇后见众人不动身，又说：“临安公主，你是头大的姐姐，你带个头，快领几个妹妹回去吧！”马皇后催促临安公主。

临安公主不是马皇后亲生的，自然不能领头先离去。她向自己的丈夫驸马李琪看了一眼，李琪也不愿先离去。

“宁国公主，你大姐不带头，你领个头，快回去吧！”马皇后又转向宁国公主，催促说，“宁主，你听话，先走吧！”

宁国公主是马皇后亲生的长女，出于亲情和年龄关系，自然也不能先走。她的丈夫驸马都尉梅殷见妻子不走，自然也不便离去。

“安庆公主，你姐不听说，你听娘的话，快回去吧！”马皇后又催促安庆公主。

安庆公主是马皇后亲生的次女，她像没听见似的，坐在病榻沿上，一动不动。她的丈夫驸马都尉欧阳伦也不动一动。

马皇后见众人不走，急了，说：“崇宁公主，汝宁公主，怀庆公主，大名公主，还有你们，福清公主，寿春公主，南康公主，永

嘉公主，含山公主，还有你，汝阳公主，你，宝庆公主，你，你们，都走吧，走吧……”

公主们听了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却一动不动。她们都不是马皇后亲生的，自然都不便离开先走。

正僵持着，皇帝朱元璋从前边大殿退朝回来了。朱元璋看了看众人，笑着说：“平时看不到你们，今天倒是都齐了。皇后今天的气色不错，对孩子们有什么要嘱托的，可以向孩子们嘱托嘱托。孩子们有什么话要说，也可以跟皇后娘娘念叨念叨，需要老头子我办的事，也可以跟我这个‘朕’说一说。”

马皇后喘息了一阵，说：“孩子们都懂事了，我没有什么要向孩子们嘱托的，倒是有些话要跟皇上念叨念叨哩！”

朱元璋笑道：“这么说我还不如孩子了，她们都懂事，我反倒不懂事了！老结发，你把朕当成屁事不懂的三岁孩子了……”

马皇后沉默不语。

朱元璋又笑道：“别当真，朕跟皇后说笑话哩，有什么话快说吧！”

马皇后一本正经说：“你都多大岁数了，当着孩子们的面老是没正经！说来也怪，孩子们都怕你，不怕我……”

“我是她们的爹，是皇帝，不怕行吗？你是她们的娘，怕你干什么？”朱元璋看了马皇后一眼，又看了孩子们一眼，挤眉弄眼问道，“你们说是不是这个理？”

孩子们惊恐地睁大眼睛，不敢回答。

马皇后说：“看见没有？人人都怕你，都不敢跟你说笑。这些孩子有我生养的，也有郑安妃、孙贵妃、郭惠妃、高丽韩妃生养的，不论是不是我生养的，都是我的孩子，我死了，希望圣上要爱护她们，还有她们的丈夫驸马都尉，还有在外地当王的儿子们，都要疼爱，别让他们像老鼠见猫似的，不敢见你，怕你，躲着你……你说是不是啊？”

朱元璋说：“皇后，你说这话我不爱听，这话恐怕还要两说着。老鼠怕猫，为什么怕？猫要吃它。为什么要吃它？还不是它偷吃粮食，偷吃鸡蛋，偷油喝，做了见不得人的事情吗？对待孩子要教，要管，让他们像老百姓一样要守法，该干的事情就干，违法的事情别干，不能什么事都由着他们的性，放任他们，惯着他们，老马，你一辈子帮我干了不少好事，进了不少忠言，我都听了，唯独这句话我不爱听。老马皇后，你说我的话对不对呀？”朱元璋又反问皇后。

马皇后说：“你说的对，我不跟你争。我是说这些孩子们，特别是驸马爷，你圣上除了跟李琪、梅殷几个人还能说上几句话，喜欢他们两个，他俩还能跟你说上几句话，别的驸马呢？譬如欧阳伦他们几个，恐怕就不行了吧，你应该多亲近他们，疼爱他们呀！”

朱元璋又瞪起眼睛，说：“欧阳伦怎么了？我不是也挺喜爱他的吗？怎说不行了呢？你这话我不爱听。”

“你爱听不爱听，我不管，你别堵我的嘴，我没有几天活头了，就说这一次了。孩子们，你们说是不是啊？”马皇后的后援队伍是女儿们，只好向孩子们求援。

孩子们看了看皇后，又看了看皇帝，都不说话，连气都不敢出。

“欧阳伦，你怕我吗？”朱元璋问。

“不怕。我不怕。”欧阳伦答道。

“好，这就对了。”朱元璋笑着说。

“这些孩子们，我都交给皇上了……”马皇后笑了笑，闭上眼睛。

三天后，马皇后去世了，放心地走了。

二

一晃十五年过去了。

洪武三十年春茶上市时节，七十一岁的朱元璋拖着老迈的身躯，带领皇太孙朱允炆来到太仆寺。此行目的明确，给太孙选几匹可用的骏马。朱元璋祖孙二人在太仆的陪同下，兴致勃勃地在御马圈里转悠了几圈，停在一匹白马跟前。

太仆立即献媚地问道：“圣上，看中这匹白龙驹了？圣上果然有眼力，一眼就看出这马不凡哩！”

朱元璋没有搭理太仆，转身问了朱允炆一句：“允炆，怎么样，还满意吗？”

朱允炆不懂马匹，连忙答道：“谢皇爷赏赐宝马。皇孙满意，满意哩！”

朱元璋说：“不用谢，这马算不得良骥。朕年轻时，马上打天下，有关云长的赤兔马，当然不是关羽骑用过的，是说跟关羽的赤兔马一样，也是红鬃烈马，可惜几十年前就死了。唐太宗李世民有六骏，朕虽无六骏，却也换过几匹好马良骥哩！”

太仆插言道：“微臣知道圣上喜欢马，微臣早已给圣上留意多年了，这御马圈里有几匹好马，有赤龙，有海蛟，有草上飞，有千里雪，一会儿请圣上过过目……”

朱元璋感到奇怪，问道：“太仆寺的御马不都在这里了吗？”

太仆摇头说：“这里的马是供圣上赏赐用的，不是供圣上骑用的。西马厩还有，那是专供圣上挑选骑用的。”

几个人说着，一起来到西御马厩。

马厩里，一溜十几匹身高体壮的骏马，个个精神抖擞，一见人来，立时竖起削葱一般的尖耳，打着响鼻，不吃草料了。朱元璋搭眼看去，一匹色如炭火一般的红马立即映入眼帘。朱元璋急

步走向前去，拍了拍马腰，夸赞道：“好马，好马，我的赤兔又回来了！”

太仆看见圣上果然喜欢，慌忙趋前问道：“圣上要不要试试脚力如何？”

朱元璋摇摇头，又往前走了几步，在一匹海青色的马匹跟前停下来，左看右看，凝视审睹良久，又连连夸赞道：“好马，好马，这想必就是你刚才说的海里蛟了？”

太仆点头答道：“圣上有眼力。”

朱元璋又往前走，离老远就盯着一匹高大的黄膘马，眼睛都看直了。到了黄膘马跟着，只见那马耳如葱削且挺，鬃如草密而直，骨架也比别的马高大修长得多。朱元璋伸开两臂，量了量，上下竟有七八尺，前后少说也有一丈二三，不禁连连叫道：“好骨架，好身段，好雄姿！”连夸三个“好”字。

太仆问：“圣上想试试吗？”

朱元璋说：“七十多岁的人了，怕是上不得马背了……”

太仆说：“这匹马就在一个‘快’字，所以取名为‘草上飞’，三百里，二百里，半天就到了，有紧急事用得着哩！”

朱元璋说：“当年如果有了这匹马就顶事了，眼下我老了，有匹驽马就够朕骑用了。允炆，这匹马送给你了，以后有个火烧眉毛的急事，骑上去，一挥鞭子就走了……”

朱允炆又感激道：“谢皇爷爷赐马。”

朱元璋扫了马厩一眼，又往前走，突然眼前一亮。朱元璋惊奇了，只见一匹全身墨色发亮的骏马单独拴在一个木槽后边，细一打量，才发现那马的面颊上有一抹白色，再往下看，那马的四蹄上边竟有一尺多长的白腿，身姿、骨架也分外高大雄伟。“好一匹千里雪！好一匹千里雪！怎么样，一个时辰也能跑下百十里路吧？”朱元璋问。

太仆说：“这四千里雪除了快捷迅速之外，还擅长跑远路，有

个千把里路，一天就到了！所以才叫千里雪哩！”

朱元璋说：“我还以为千里雪的意思仅指它的白腿呢！”

太仆说：“四条白腿也是原因之一。”

朱元璋又量了量千里雪的身高体长，前胸后胯，称赞道：“果然是一匹难得的好马，一步就有一丈五尺哩！”朱元璋抑制不住兴奋的情绪，一边拍了拍马背，一边在草料中加了一把黄豆。

“谢皇上恩外加料！”太仆拍着马头说。

“牵到外边遛遛如何？”朱元璋笑着问。

“就等着这一天了！”太仆说着，解开缰绳，将千里雪牵到场院里转了转，一边走，一边问，“皇上，你看走动的架势如何？”

朱元璋跃跃欲试，欣喜道：“给朕备上鞍子，让朕试试。”

太仆连忙找来马鞍，搭在马背上，系上肚带。朱元璋在太仆的扶持下，左脚插进马镫，右腿飞身一跨，跨到马背上，太仆又推了推，朱元璋艰难地坐正了，右脚也插进马镫里。太仆撒开缰绳，千里雪在场院里一阵快走，接着又慢跑起来……

朱元璋骑兴大发，那马也越跑越快，待跑到院门时，朱元璋干脆松开缰绳，那马竟一个疾驰，“噌”地冲出大院，向东边校场跑去，眨眼工夫，不见了……

太仆吓坏了，在千里雪奔驰而去的路上紧追慢赶，刚刚追到东街口，那马又飞一般地奔回了。太仆慌忙迎上去，恭维说：“皇上，没想到您七十多岁的高龄，还能驾驭千里雪！”惊吓立即变成了赞叹。

“老骥伏枥，壮心不已！说也奇怪，看见千里雪，朕的心仿佛又年轻了啊！”朱元璋跳下千里雪，一边抹去额头上的汗水，一边呵呵笑道，“毕竟年龄不饶人，比不得眼下的年轻孩子们了！”

太仆又恭维说：“不然。圣上年纪虽老，毕竟年轻时弓马娴熟，眼下的年轻人未必有皇上这样的马上功夫哩！”

朱元璋说：“老太仆就会说朕爱听的恭维话，好，你的话我领

了。”

太仆又说：“不是老臣恭维，圣上确乎如此哩！”说完，又笑。

朱元璋也笑了，又说：“朕以马上得天下，如今立国三十年了，大的战事虽然不多，小的战事却连年不断，看起来，朕的马上功夫还不能丢弃啊！”

太仆说：“打仗的事有他们年轻将领去招呼招呼就行了，哪里还劳动圣上呢？圣上过虑了，过虑了……”

朱元璋点头说：“这倒也是。不过，马匹的事朕还是要张罗的。战事连连不断，一天也离不开战马，北方，西北，都是旱地旱路，一有风吹草动就需马匹，没有战马怎么行呢？所以我要来个茶马互市……”

听了这话，太仆连忙接过话茬，说：“眼下茶马互市，一年下来，少说也有十几万匹马进来，论说数目不算少了，可像样的好马却又不多，十万之中，难有一半，队伍挑捡剩下的不少于一半，只好转卖给农人，不过价钱倒也不低哩……”

正说着，只见一个三十六七岁的文职武官飞马而来。见了朱元璋，连忙滚鞍下马，曲腿跪禀道：“驸马都尉欧阳伦拜见圣上！”

朱元璋看了欧阳伦一眼，问：“驸马有事吗？”

欧阳伦说：“春闱科考的结果出来了，这是考绩结果和考中人员名单，主考官让我拿来请圣上最终择选点定。”

朱元璋接过考中人员名单，看了看，问：“陈邠的考绩真这么出众吗？”

欧阳伦点头答道：“是的。陈邠不但文章写得好，策对也出类拔萃。功底深厚，看起来家学渊博啊！”

朱元璋问：“陈邠是什么出身？”

欧阳伦答：“举人出身。”

“既然如此，那就定了。”朱元璋说着，又往下看，问道，“这韩克忠等人考绩也不错，为什么这名单却另纸抄报呢？”

欧阳伦说：“他们的考绩是不错，只是出身资格不够，都是一些贡生、监生……所以就另纸抄报了。”

朱元璋笑道：“这算什么屁的规矩？朕，一个讨饭花子，穷和尚，不是还做了大明皇帝吗？既然人家考绩不错，就应当点录人家嘛！不过，他们是不是真有学问，朕还不知道，倒想亲自考一考他们哩！”

欧阳伦听了，连忙说道：“好，我这就去向主考传告。”说完，就要上镫骑马离去……

“慢——”朱元璋叫了一声。

欧阳伦慌忙跳下马，又问：“圣上还有别的事情吗？”

朱元璋说：“朕正跟太仆寺商量茶马互市的事情，这几天忙不过来，算了，殿试复考韩克忠等人的事情就不亲自主持了，让礼部复试一下就算了。太仆，咱们刚才说到什么地方了？”朱元璋问太仆。

太仆说：“说到军队挑剩下来的驽马卖给农人，价钱也不低，比军队用的好马价钱还贵出二三成哩！”

朱元璋问：“怎么会比好马还贵出这么多呢，什么原因？”

太仆说：“马少呀，物以稀为贵嘛！如今茶马互市，一二十斤茶叶就换一匹马，不论好赖都一个价，而我们卖给农人的驽马，一匹就卖二三十两银子，二三十两银子能买五六十斤茶叶，内地一匹驽马就顶塞外三四匹好马的价钱，还不比好马还贵吗？”

朱元璋“啊”了一声，说：“怪不得茶叶走私出塞的事情屡禁不绝，原来这里面的差价和赚头这么大，这么悬殊！”

太仆说：“可不是吗？”

朱元璋说：“今年茶马互市的事情统统由太仆寺一手操办，认真管起来，山西，北平，陕西，甘肃，辽东五地，都设马政，由太仆寺统一管辖，别人不得插手。”

太仆说：“老臣现在就安排人张罗去。”

朱元璋说：“好，雷厉风行，朕没用错人。好，办好了，朕赏你，办砸了，朕剥你老东西的皮……”说完，哈哈一阵大笑。

太仆也笑了，说：“微臣的皮老了，剥下来也没有用，还是给我留下来保暖吧！”说完，又笑，拉马走了……

欧阳伦见皇帝跟太仆说起茶马互市的事情，一时听得呆了。现在见太仆离去，欧阳伦立即问朱元璋：“圣上刚才说到让礼部复考韩克忠等人，小婿不明，是让礼部尚书直接考问还是让礼部考试院复考？”

朱元璋回转身子，看了欧阳伦一眼，惊奇道：“你怎么还没有走？这屁大的事情还要问朕吗？让礼部复试就是让礼部复试，朕管它是尚书还是主考官！”

欧阳伦一听，连忙上马离去……

三

这几天，驸马都尉欧阳伦的府第里格外显得忙碌，各色人等都在忙碌着一件事：到皖南一带丘陵山区收购春茶，大包小夹，散装也好，大宗也好，一概不拒，只要你有，我都收购，然后再打成大包，装进定做的木箱，运到江北集中，以待西走。

如此忙碌了一个月，倒也收购了十多万斤。现在都装上了雇来的大车，好家伙，一车两千五百斤，竟有四五十车哩！

这天晚上，家奴周保来见驸马都尉欧阳伦，附耳低声说道：“驸马爷，茶叶都打包装车了，四十七八车哩！驸马爷还有什么话叮嘱小的吗？说吧……”

灯烛下，欧阳伦看了周保一眼，嘱咐道：“车上插挂我的驸马都尉旗，走大路，住驿站，想地方上看见我的旗号，也不敢盘查的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周保点头笑道：“那是的，驸马爷的车子，谁敢盘查？不要脑

袋了!”

欧阳伦又说：“查不查是一回事，却也不能大意。你小子要心里明白，这是犯法的事情，懂吗，私贩茶叶是犯法的，一旦出了事就是大事，不是查的人的脑袋搬家，是你我的脑袋搬家啊！所以我说你还是以小心谨慎为好，切莫大意，记住了吗？”

“小的记住了。”周保说。见欧阳伦不再说什么，于是又问：“去哪一路为好？”

欧阳伦思忖道：“西北为好。一是西北的马匹多，马匹好，价格便宜些；二是西北一路偏僻些，耳目少一些，路虽远一点，却比别的几路安全些……”

“价格呢？以多少为宜？”周保又问。

“这很难说。不过，你到陕西市场可以先看看，问问，价格合适就出手，不合适就再往西走，到甘肃再出手。不过，不过，以我之见，是越往西走茶叶越贵，马越便宜。”欧阳伦分析物价常情说。

“如果到了甘肃，甘肃的价格反而不如陕西合适，又怎么办？”周保想到了另一种可能，常情之外的异常。

欧阳伦说：“这也好办，那就再蹓回陕西出手就是了。反正你总是要回来路过陕西的，又不费事，只不过不是空车就是了。”

“车是雇的，空车一个价，载货又是一个价，不一样啊！”周保说。

“那就多付一点车钱给雇主。”欧阳伦说。

“好，我记住了。”周保说。

“西北有两个茶马互市可供选择，这也是我让你走西北一路的原因。懂吗？”

“懂，我懂。”周保说罢，转身要走。

欧阳伦慌忙叫住周保，又嘱咐说：“你小子先别着急，我的话还没说完哩！”

周保停下来，又问：“还有什么事？”

欧阳伦又说：“至关重要是到了陕西和甘肃，你小子千万不能到茶马互市的市场上去交易，也不能再打我的旗号……”

周保摇头不解，看着欧阳伦，心里琢磨：怪了，怎么到了互市的地方又不到市场去呢？不去市场又去哪里交易呢？

欧阳伦再一次提醒说：“茶马是禁止私人交易的，我们私卖是犯法的事情，所以不能在市场上公开露面，只能在市场上看准了主顾，说定了，然后到僻静的地方私下交易……要做到人不知，鬼不觉。知道吗？”

“咳，我还以为有驸马爷的旗帜就通行无阻了呢，原来也这么难！”周保情绪稍稍低落了一些，愣了愣，又自言自语道，“这，难了，这，该怎么办呢？”

欧阳伦鼓气道：“活人还能让尿憋死吗？你到了那里，车子可以停在市场外边，空身到市场去，瞅准了色目人，先跟他联系上，然后请他到市场外边的饭馆去喝酒，吃饭，一边吃喝，一边谈交易，私下里谈成了，私下里交货，有什么难的？千言万语一句话就是，你千万不能到市场上公开交易，听明白了吗？”

“明白了。”周保点头站起，却不离去。

“你现在可以走了。”欧阳伦忽又催促说。

谁知周保却又不走了，问道：“马匹都弄回来吗？不弄点别的货吗？”

这一问却把欧阳伦问住了。他思忖良久，说：“不能把马都弄回来，这太显眼，回来以后出手也太麻烦……”

周保也觉为难，说：“怎么办呢？”

欧阳伦突然说道：“这样吧，茶叶能卖就卖，不能卖就换马，换了马再卖马，留几匹好的，剩下的都卖掉，这样三弄五弄就都卖出去了，回来就方便了。算了，到了那边还不知情况如何呢？全权交给你了，你到那边以后自己相机而行吧！”

周保要的就是这句话，连忙兴奋道：“好，小的一定按驸马爷的话去办，让驸马爷满意，弄个大价钱回来！”

欧阳伦不再说什么，连忙起身送走周保。他端起灯烛，走在前边，出了房门，到了院子里。院子里很黑，周保路不熟，绊了一下，倒在地上。欧阳伦刚要转身寻找周保，不料灯烛烧到了眉毛，“吱”地一声，眉毛焦糊了。欧阳伦丢下周保，来摸眉毛，谁知那灯烛竟打翻了，于是眼前一片漆黑，什么也看不见了……

四

大车一溜四五十辆从江北出发，晓行夜宿，风雨不停，走了一个多月，终于进了潼关，到了陕西地面。周保按照驸马爷欧阳伦的叮嘱，到茶马互市的地方打听了一下茶马价格，停也不停，又继续西行，经过宝鸡，进入甘肃，绕过天水，又继续向西，向西……

这天黄昏，车队终于到了兰州，来到黄河桥头。甘肃茶马互市的市场在兰州黄河桥头两边，周保不想在市场上停留，甚至连露面都不想露面，但是没有办法，继续西行的路和拐向桥北的路都卡住了，不经过这里不行。

周保心想：几千里地都顺利地闯过来了，也没有碰上一个人敢让驸马爷的车队停下来检查的，难道在这个偏僻的地方还会有人出来查看车队吗？量他也没有这个胆！

如此一想，周保挺了挺腰身，大着胆子，向车队的驭手们挥臂叫道：“走，驸马爷的车队到前边树林里歇脚去！”

驭手们挥动鞭子，车马又向前移动……

“停下来！停下来！”一个河桥守官走过来，呼叫车队停下来接受检查，随手拍了拍车上的木箱，闻了闻木箱散发出来的气味，问道：“箱子里装的是什？”